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

國際聯盟
教育考察團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

導言

當一九三一年五月國際聯盟行政院開會時，中國政府曾以一種改革計劃之準備與實施，請求國聯專門機關之協作。關於國家教育之改造，國聯特行派遣一考察團（詳註）至中國。所有本團專員，將輔助中國教育制度之進展，並使中外文化事業中心易於互相溝通也。

(註)組成考察團之人員為柏林大學教授前普魯士教育部長柏切氏(Carl H. Becker)、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長拉爾斯基(M. Falski)教授、法國四大宗教學院畢業生(P. Langevin)、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切尼(R. H. Tawney)、英國夏威斯頓及實驗影視(Frank P. Walters)總裁。後在中國加入本團者復有代表國際教育電影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N. 薩狄(Baron A. Sardi)，及國際文化合作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H. 邦納(M. Henri Bonnet)。

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按照一九三一
年五月十九日行政院所通過之決議，訓令其執行機關——國際文化合作社——委派一專家考察團，前往中國，從事研究中國國家教育之現狀，及中國古代文明所特有之傳統文化，並準備建議最適宜之方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案。此種方案之採納，將使教育制度更確能適應現在之生活狀況。

依吾人所確定之考查範圍，最初擬分別提出兩份報告：其一係論教育制度；其他一份，則論國際合作。嗣將此項問題，加以最密之研究，乃覺此種區分極不自然；且中國與其他文明國間之合作，在每一特定範圍內，均將視中國現行文化狀況而決定。故特在此項報告之各章中，對於中外學生與教師之交換及對於各種科學團體間現存之關係，均將吾人之意見，加以明白之敘述。關於學校方面之國際合作，實有賴於教師團體之組織，此為吾人所竭誠提倡者。吾人並主張利用教材與設備之遙觀展覽。吾意籍同僚，將提出關於此項特殊問題之補充報告；因彼負有專責，研究關於中國能否實施電影教育之情狀也。現國際文化合作社社長，業已從國際合作之專門見地，對於組織事件上所應完成之工作，單獨提出一種報告。吾人以為，實行創辦此種合作，較諸徒對此問題為理論上之辯駁，更為重要。此項報告，最能表現所期望於信托的合作之結果；從合作之廣義言，吾人不但將親證所得之印象整理就緒，並已將中國教育界領袖經驗所得之結果一併指出，此將於下文見之。

吾人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抵中國，留華約三月之久。吾人即於抵岸之都市——地名上海——立即開始工作，教育部所遣派之代表，已在該處歡迎吾人矣。於是吾人乃前往南京中央政府所在

地，備受教育部長及北顧問人員之熱烈歡迎，吾人即於該處草定工作計劃。參觀南京最重要之教育機關以後——尤其是中央大學——，吾人即繼續前往天津，在津對於國內最完善之教育機關略加參觀。其次吾人即抵北平，在平幾歷三星期之久，吾人從該處即得參觀定縣成人教育運動中心之機。於是乃折而南行，途經上海。當十一月第一星期左右，吾人得考察杭州——浙江省城——令人欽羨之學校與大學。其後吾人對於大上海區內之學校制度加以更詳細之研究；吾人復在無錫勾留數日；最後乃更費三星期之時間於南京，時十一月中旬以後也。

在前此數星期中，吾人已努力儘量觀察，儘量研究，在南京對於政府所交與吾人參考之公文，開始為系統之研究，並迭次訪問教育部長，為詳盡之討論。吾人又由南京往遊鎮江——江蘇省城，此次遊歷，亦與本團其他各地之遊歷相似，均經當局事先為之極力準備。本報告之基礎，亦係在南京確定；因吾人在京，不但有機會與教育部人員討論中國教育情形，並得與經濟會議 Economic Council 新近任命之國民教育委員會 Public Education Commission 人員接洽。吾人之旅程，於十二月中旬告終於上海，其時正值參觀蘇州市之後，該處素以學術與文化馳名者。本團之能往南方者僅有一人，彼對於廣州之教育機關，尤有特別之研究。地方官吏對彼之熱烈歡迎，一如吾人所受於

北方者然。

吾人因所費時間短促，勢不能推廣考察範圍，一如吾人所期望之廣闊。且政治與經濟二者之情形，在中國各部，大相懸殊；其教育上之成績與可能性，自必各有所不同；吾人認為實地之觀察，尚不足恃為概括一切之根據。所認為較得計者，惟有將吾人之注意，集中於若干地域內所流行之教育狀況，此種地域，吾人可期望有徹底之研究者；至關於其他地域內之情狀，則尚倚賴熟悉該地情狀者之幫助，以取得其材料，而不妄冀徒為範圍廣闊之考察，因此種考察，難免膚淺之弊也。且各國皆有若干區域，因其天然富源，過去歷史，人民特性，或與外界接觸之不同，特宜處於領導地位，並樹立模範，使處境較遜之隣地，得及時步其後塵。故吾人以為重要之點，不在全國各地皆有同等之進步——此種進步固屬甚善，但難期望；而在所樹立之模範，必期其適當而有激勵性，凡有所進步，必由穩健途徑以得之。

在中國教育家與公務人員之間，對於教育改革之急切需要，及此種改革所由之公共途徑，其意見之極端一致，實予吾人以深刻之印象。彼邦人士，常陷於困難與挫折之中，正努力以促進教育，不必自生孤立無援之感。此輩實代表大部份繼長增高之輿論，只須一致行動，其力量將莫之能禦也。

吾人對於此輩及其他貢獻意見以相助之人士，特致最熱烈之謝忱；吾人尤應特別感謝者，為教育部部長及官吏，浙江，江蘇及河北省教育廳，天津，北平，杭州，上海及廣州市教育局，各大學，各學院，及各學校——公立及私立——之校長及教職員，定縣與無錫成人教育運動當局，並感謝不可悉數之諸教育家，因彼等皆慨然以其時間與知識，協助吾人之工作也。對於下列各頁中所表示之意見，固由吾人獨負其責；但如無彼等慷慨之協助，則吾人之工作，必無完成之可能。吾人不能希望彼等或其他讀者，對於吾人一切建議皆能贊同；惟吾人甚願其有研究整個報告之忍耐心，在未對於本報告任何提案有所審議之前，能注意本文為總計劃之一部份，與總計劃連帶研究之也。

因有上述理由，吾人認為對於下列各端，應特別注意。

(1) 上述之意見，及吾人所下之判斷，並非純粹根據吾人親身之觀察；其大部份係以中國專家所發表之意見為根據。惟所有陳述，未有不由吾人親自觀察得之者。

(2) 吾人雖國籍不同，經歷各別；但對於結論中重要各點，則著意見相同。故此項報告，並非出於各種意見之調和，乃吾人相與一致草成之結論。至於各章之起草，當然由本團團員數人負責；惟吾人仍避免說明某章係何人所撰，因最後定稿，雖為一人之作品，但每章所載結論，皆係吾人經

過數期之協同努力而始一致贊同者。職是之故，雖在文體方面，吾人之報告似不甚一致；而在根本，此四人合著之作品，吾人固冀其在實際可能範圍內儘有其統一性也。又吾人有必須引以爲歎者，卽吾人所認爲特別重要之意見，不免反復重述。此種現象，極難避免，因中國教育制度之某方面，須從教育學上某種特定概念之立場以討論之也。關於此點，吾人應注意一種事實，即中國大學對於其國人生活之變化，發生特殊之影響；因此，吾人認爲關於改革之建議，實有載入專論大學章內之必要。而他方面，吾人關於改造學校之建議，在嚴格意義上，將於第一編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詳之。

凡編製此類報告，必須採用統計材料。吾人固不能斷言中國之人口統計，可憑信至何種程度，但編製新統計所需要之多種調查，並非吾人工作之一部份。故吾人直以中國政府所供給之人口統計爲根據；在此種統計中，估計爲四萬六千萬。吾人關於教育制度所抄用之數字，絕對根據官方材料，此種材料之精確性，非吾人所能證實矣。

吾人於本報告下文各節內，對於中國現行教育制度之某種特質，加以若干批評，間或頗爲嚴厲之批評。吾人對此，並不引以爲歎，因此種批評之大多數，皆係中國教育家所業已確定者；且協助吾

人得到此種結論之中國同僚，自有要求吾人將此類批評忠實紀述之權利。吾人深感滿意，茲得趁此機會，以紀述吾人對於中國自革命以還教育進步之確見，及吾人對於華人與困難相奮鬥所表現之毅力之欽佩，蓋此種困難，即所以阻礙進步者。中國三十餘年以來，禍患併乘，吾人對此，毋庸贅述。

中國在內部混亂，國際糾紛，財政奇絀，及水旱災難頻仍之中，尙能維持其信念，認為後起者之教育，保文明社會之主要事業，並在現狀容許之下，努力促進其發展，此種成績，即西方各國，亦有所不及；但批評仍屬必要，吾人且循華人慣例，為引孟子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見蔣夢麟氏所著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第五卷第一編第七章第五節孟子「上海，一九二五」第十頁）

第一章 中國教育之情形

近年中國教育界已顯示長足之進步；學校及教員與學生之數目，逐年增加；科學機關，頗多新設；課程與教授法，亦已革新。但同時有一種危機，不可不加以注意者，即現在之學校與教育機關，皆發展為獨立之個體，各以私人教育之形式與觀念為依歸，而不包括於與急切之社會問題有關之國家教育系統之內。

此種危機，與中國一般公德心力量之薄弱，及現在教育所由組成之因素，皆有關係。

尤其中國教育上之傳統習慣，佔有一重要地位，大抵由個別之家庭，或由家族團體，為應自家子弟需要起見而辦學校，關於其組織與精神，要皆不出乎私人利益及經濟籌劃之狹窄範圍。

此外較有公共性質之小規模學校，有時由較大之村落或市鎮設立，以為管兒無族立學校可入者之需要。惟此種學校，往常為數不多，其觀念亦復狹隘，終不免為貧乏所困。其所學習者，限於幾乎不可理解之中國古文中所習得之一種繁難書法，與中國往古聖賢所傳授之遺訓而已，此種知識，對於準備兒童使之適應現代生活之急切要求，毫不適用。

數百年間，中國國家對於教育之組織，不甚注意；而一種陳腐考試之與考權利，以爲陞官之途徑者，則反力予保存，於是教育上之舊制度益形鞏固，政府機關以舊廢充任之，此弊不能了解日常生活之實際需要，至於現代世界觀念之劇變，其知識尤爲淺薄，夫此種事件之了解，對於彼邦經濟與政治之獨立，及其公民思想上之迅速解放，皆爲不可缺少者也。

過去數十年間，新潮流之影響於中國教育制度者，大抵來自美國，日本，尚有一部份來自歐洲（法國，德國及英國）；此種潮流，係由新教育機關所介紹，雖亦輸入不少近代文化上之價值，但仍未改變現在學校制度不相連繫之性質，或促進其根本上之改造，以成一適當之整體。反之，此種情形，使個別之學校模型，由外國以輸入中國，常具有靡費之特性，及較高之標準，而視學校爲獨立個體，課程無須顧及社會之一觀念乃特形鞏固矣。

在中國此類學校首屈一指之一種，即爲教會學校，美國新教徒之教會學校，尤其捐款豐富，辦理熱心。惟早期之教會，未能從事對付普通教育問題，或直接以提高全體中國人民之知識爲目標。彼等忙於創設不相聯絡之學校，其計劃與其謂爲一般人民設想，轉不若謂爲特殊階級之個人設想之爲當也。教會之主要注意點，偏於創設中等及高等學校。小學校之設立，爲數不多，且據報告之所

昭示，此種學校所教育之兒童，皆屬於上等及中等階級，其結果徒造成社會上一種特殊人物，一種治人之知識階級而已。

幸有庚子賠款一部份指定為教育用途，於是標準較高、摹仿外國樣式之學校與教育機關，遂得廣佈於中國。此種賠款，係付託於中外混合委員會之手。多種有價值之教育機關業經設立，若干捐資豐富之大學業經創辦，此當致謝於賠款者。但以中國國家教育為目標，而從事於全部之組織，則尚未之聞也。另有一種重要之因素，使此種缺乏組織之現象繼續存在者，即中國之青年是也。此輩青年，兼受國外之大學教育，並受其學校思想之啟發而回至祖國，此種學校，係在歐洲教育情形之下產生者；青年本身所薰習之生活方式與標準，皆與中國所通行者大不相同。此輩曾在外國大學肄業之青年，一旦在國內取得地位與勢力，即欲將外國學校之模型，移接於其本國教育制度之本身，此極自然之趨勢也；中國此種與一般民衆隔離之知識階級（譯者按：此即指留學回國之青年而言），乃深信此為國家教育問題最適當之解決方法。雖然，革命運動，實已產生某種狀況，足以扶助中國國家教育之發展；而學校中採用現代語言，亦大有裨益於教育之普及下層民衆。然平民之需要，尚未加以充分注意；且公共生活之組織，亦尚未有充分力量，可使教育界之整個運動聯為一氣，在廣大之社會

基礎上，成爲一種更有組織之系統也。

由此一切情狀而產生之結果，即在中國創設並發展若干學校與教育機關，既不根據一種嚴格制度辦理，又不適合國內之需要與狀況。其結果常重視高等程度之學校，超乎貧困之中國境況以上；而人民所最不容缺乏之初等教育及職業教育，則反忽視之。學校內，復缺乏社會觀念，所通行者，惟有一種空泛之教育，其與華人周圍之生活及其國家復興之需要，皆不發生直接關係。此種專題，造成一廣大之鴻溝，一方爲中國之平民，論爲文盲階級，不能了解國家之需要，他方則爲知識階級，受教育於奢侈之學校，對於平民之需要，漠不關心。此種教育制度，實大有害於平民而言有危險性；因社會上有此由教育所故意造成之特殊階級，與一般需要並無密切關係，勢將形成爲一種不事生產之階級，並囿於其本身利益之狹隘範圍中也。

現在之中國社會，有待解決之重大問題焉：如民族問題與社會問題，經濟獨立之獲得，以及一般繁榮與文化之增進是也。欲使此種鴻的之實現能迅速而有效，教育或許仍爲有力之利器，惟此必須以公共利益爲前提而組織之。推行此種改造，實爲一極大之工作，現在當軸者丁茲時會，其責任之重大，確在其他一切教育當局及現代中國全體知識階級之上也。

第二章 國家教育與外來之影響

就中國國家教育制度，尤其近十年來所施行之改革而觀之，將知主要問題之一，即對於歐美日本標準制度，所資以爲中國學校改革基礎者，其態度如何是也。

此多種外國制度，爲中國所竭誠熱心採用，而努力使之同化者，是否真能應付當今中國國家教育之需要，中國尙無暇顧及。現在中國之中等學校，由外人創辦者甚多。而創辦此等學校者——特別以美人爲甚——類皆輸入其自有之文化觀念與教育方法。彼等耗鉅額之金錢，從事建設若干可嘉之教育機關。中國人固亦樂於享受此種教育上之便利，以供其所需也。但此種教育機關，欲因之以從事內部之改革，使中國特有之偉大的傳統文化，得盡其潛勢力而利用之，不可得也。以另一意義言之，前所提及留學於歐美日本之中國學生（二一頁），其勢力於回國後而大著，此輩學生固富有海外知識，而對於本國傳統文化，幾於毫無所知者也。彼等所帶歸本國者，即其在留學時對於彼國制度與方法所嫻熟之觀念，而不加以變通。中國人自謂其在智力上，並不遜於其他任何民族，此種未嘗無故之信仰，實使中國人在進化過程之期始時，誤將此種僅能相等之事認爲完全相同，並使中國人

採用泰西之制度與方法，殊不知歐美之制度與方法；皆與其各國家、各民族，及各種人民之特性有密切之關聯者也。

故主要之危機，即在對於外國文化之方法與實質，徒為形式上之摹倣而已。現代中國最顯著之特徵，即為一羣人所造成之某種外國文化之特殊趨勢，此或來自美國、德國、法國、及其他國家。

影響之最重大者殆為美國。極多之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徒摹倣美國生活之外形，而不知美國主義係導源於美國所特有之情狀，其與中國所流行之情狀完全不同。而同時中國生活之近代化，勢不能捨外國之模型，而獨立完成，此又顯而易見者也。故中國新時代之知識份子，自革命以還，咸努力於依照某種舶來之思想，以改造中國之教育制度。而中國幾千年以來之傳統文化，則認為不合時宜。中國高度之文明，其源泉大抵已告涸竭矣。同時此種對於固有文化，在教育上的價值之誤解與藐視，其趨勢乃為人所不能不反對者。舉凡一民族之精神，係由其文字表現，此種文字，或屬於詩歌，或屬於哲學，或屬於歷史。如欲將一種外國文明之產物，代替此種傳統之文化，即不啻忽視一民族之智能與其在文化上之表現，其間有一種自然之關係也。中國之維新，固不能不利用外國文明；但純為機械式之摹倣，其危險實不可勝言。若循抄襲一種模型——且僅一種模型而已——之趨

勢，則其摹倣所冒之危險亦必增加。中國近代化之自動的進展，必須將一切外國文明，比較研究，不可採納一種，而拒絕其他一切文明也。因此種進展之目標，斷不可在求中國之美化或歐化，而在求中國固有之民族特性與歷史特性之維新耳。無論任何民族，其所產生之天才，即為其對外之自然連鎖，不分時間與空間，其對於一種外國文明，常採取其適合本身需要之元素，此種元素，常與一般平民之急切需要，不相符合；因一般平民對於本國之傳統文化，信守較堅，而遊歷國外之知識份子，則欣羨外國文明之偉大，且常為其魔力所征服也。

於是關於外國文明，及如何能使其最有益於中國之維新，此項問題之痕結，不在於上層階級對於歐美之普遍摹倣，而在以中國整個之利益為前提，並依照中國人之智力，以同化一切外來之思想也。

為發揮此種論旨起見，對於美國在中國教育上過分之影響所造成顯著之結果——即使不謂其為藏人之結果——實有加以特別注意之必要。

此種根本上之考慮，雖為表示任何意見所必要之基礎；但吾人於此，不欲對本問題為詳細之研究。吾人僅注意於美國之影響，及於中等教育之組織（更分為高級與初級），舉凡制之採用，及審述報告與統計之偏尚者而已。吾人在教師之訓練中所道及之根本考慮，須加以注意，吾人在該處會

謂『育教』爲教授之一特殊部分。吾人之說明，包括於高等教育章中者，亦可參考及之。凡此皆特殊之要點也。吾人常發見美國之教育概念，與在歐洲各國所見者根本不同。在中國國家教育上負有責任之官吏，竟將美國教育與現代教育制度視同一物。彼等對於中國之舊教育制度，不但認為陳腐，急須改革；並謂其具有罪不容逭之性質。故不經任何過渡之措施，即將美國之教授課程與方法，代替中國千百年來之智慧與學識。趨極端者，竟欲目睹中國之美國化而甘心。因此，吾人認為對此問題，加以更徹底之研究，實為不可少者也。

美國文化，分明係導源於歐洲文化；惟既有由歐洲借來之文化遺產，美國人已產生一種全新的美國特殊文化。美國人民在進化過程中所從事之偉大工作，即將由舊世界極端不同之各文化中心所得來之特質，鎔入一種新文化之內。美人對此，實已大有成功，今日可謂業有一種新種族之文化矣。惟此種族所由發展之國家，其本地之傳統文化，原僅及於一小部份之領土，且境內荒地極多，當時尚有待於移植與組織。此外更有一種考慮，即影響於美國之生活情狀，原與歐洲所流行者根本不同，故一種新心理，遂醞釀於新美國之中。就當日之美國而論，最要者即為統一歐洲文化之各種形式——因此種文化在美國已有殖民之代表——並改正此種知識上之一切因素而已。由此種轉銘而

出現之產物，若從歐洲文化之觀點加以考察，似乎業已簡單化，但根本上則成爲一種原始之創造，即美國之文明是也。

因美國文化之進步，在物質方面之表現，最爲顯著；故最初中國教育界與美國接觸之人士，欲將美國此種物質文明介紹于中國者，其所據歸之觀念，乃爲美國物質文明所由建造之基礎。即美國教育制度之本身是也。但彼等所忽視者，即美國文化所表現之特殊形式，其效率實因其能適應美國之生活情狀；且美國人民對於其本國文明所表示之熱忱，華人不能據爲充分之理由，謂其即能將此種文明輸入一生活情狀迥異之中國也。中國乃一有悠久文化傳統之國家；凡將一國固有歷史上之文化全部犧牲者，其結果未有不蒙其害者也。且中國人並非一種尚在形成中之新種族，而爲一種具有千百年歷史之人民，其生活之方法，迄未改變，即現在之經濟情狀，在某種限度內，尙與數千年前所流行者相同。此項簡單之考慮，其本身已足表明：凡美國教育方法，業經以如此之信仰與熱忱而輸入中國者，是否真能適應中國人民之需要，實有考查之必要；中國人民欲其能達到現代文明之任何標準，必須如歐美文明各國之人民，對於本國之背景，深加探索，因其人民之本身，即反映於此種背景之中，於是乃進而建造一種適宜與自主之國家教育制度，而不僅以從各處剽竊假借而來之制度，遂自

以爲滿足也。

吾人於此，可簡單涉及一種問題，此問題亦即吾人常與中國著名之教育家所討論者。此輩教育家，恆持一種理論，謂今日之歐美，實爲近代科學發展之結果；故中國僅須採各國在科學上與專門技術上之設備，其文化程度，即可與歐美並駕齊驅，因中國人民之智力固有足多者也。吾人恆謂此種理論爲一種荒謬之主張。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曾產生現在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在自然科學與專門技術發達之時代以前，尚有其他時期，或尚有多數之時期——如文藝復興及唯理論與理想主義時代——在此種時期內，歐洲始覺醒，而發現其本身固有之能力，西方人士，於此時期內，其本身曾經過一種智力之訓練，使其實在後來發明與發見之時期內，能獲得自然科學與專門技術之祕奧，並能善用之。以中國民族智力之高，人民達四萬萬至五萬萬之衆，且構成人類極特殊而重要之部份，如其不追隨他國所不得不採取之艱苦途徑，從清查固有文化開始，斷不能完全造就其自己之前程。所謂清查固有文化，即謂從本國之歷史，哲學及文學中，抽繹中國人在知識上之情狀，與西方昔日所有之情狀相當者；蓋西方各國當文藝復興及唯理運動時代，亦曾經過與此相等之情狀，而後始能達到在自然科學與專門技術範圍

內有實際作為之時期也。故關於中國教育上所發生之根本問題，不在於摹倣，而在於創造與適應。

歐美文明在中國教育上所佔之勢力，不應比古代文化之遺產在歐洲之造就上更為重要——歐洲固常利用古代文明以發見其本身之力量——，如欲中國教育真能不失其民族性與創造性，必須如是而後可。

教育事業上之歐風美雨，其影響已及於中國之國家教育制度，此種探究，實為吾人當前極端重要之問題。何者為中國人民所能完成之事功，吾人對此之確信，更證實吾人所抱之期望：凡對於中國國家教育之政策負有責任之領袖，須知徒對歐美之情形與方法，為任何皮毛上之採納，必僅能達到偶然的與次等的結果而已。即此同一信仰，復證實吾人所期望者確有理由：中國人對於其教育機關與西方近代文化先進各國所有者相似，頗有自豪之表示，惟希望其自豪之心，不致將此種外形上淺顯之類似，與其內在性之真正相等混為一談，則幸矣。如歐美影響之一切痕跡不予祛除，中國之教育，決不能得到西方教育之價值，且不能成為真正之中國教育，而與歐美教育之特色相比擬也。

吾人今為此言，其目的專欲警告中國之教育家，使不徒務膚淺之美國化而已。中國人寧取法美國人之創造精神，因美國人已本此精神，使歐洲文化能適應美國之情狀；故中國亦可以同一方法，使歐美之文化資源，能適應中國所特有之情狀也。今本團四人，代表歐洲文化四種不同之源泉，已得

到一種結論：謂歐洲文化上之情形，與美國之情形相比，較適宜中國之需求；其故非他，即因美國文明之發展，其本土並無遺風餘俗之存在；而歐洲與中國之文明則頗相似，因彼此常須顧及流傳數千年之傳統文化也。但此處慎毋誤會，吾人並非欲舉歐洲之教育方法，以代替由美國輸入之方法。所注重者惟在吾人之信念：謂無論任何形式之文明，凡在情形不同之另一地域內發展者，斷不能成為正在改革期內之中國文化耳。新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並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及一切真屬固有之國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此種文明，非美非歐，而為中國之特產也。

第二章 教學之精神，尤其關於科學方面

吾人當知關於中國教育改造所生之種種問題，實與往者西方各國所必須解決而大部分尙未解決者初無二致。二者之困難，其原因相同，二者均須運用同樣之原則以解決之，而且非有同樣之精神不可。二者之差，不過程度上之異。此種改造事業目前任中國較為困難者，祇因中國丁此內憂外患交迫之際，其需要更大而迫切耳。由過去不數年間所得之種種顯著的結果觀之，吾人對此偉大之國家，覺其將來對於人類文明之共同事業必有重要貢獻一如過去，可斷言也。

迄文藝復興時止，歐洲對於教育之觀念，實與三十年前中國之教育觀念同，純受社會上宗教上權威成見之支配。所謂教育，不過藉經典上之知識，養成一種知識階級，在政治上與宗教上作羣衆之指導而已，而羣衆所受之教育，不過為口頭之傳授，出自口頭傳授之農工作業，其所需要之專門知識甚為簡單，固無須經院為之準備也。

此種狀況之本身固甚穩定，然有一種最有力之新因素能促其變動，即由實驗科學所產生之種種專門技術之迅速發展是也。前此人類智力上之活動，均傾向於研究人與人或人與神之關係，甚或從事

空洞之玄想，至是始以懷疑之態度研究自然界之現象。於是人類之精神正如希臘神話中之安提阿斯（Antaeus），既因與實物界有密切之接觸而獲得新力量，對於世界觀念之形成，亦在不斷的實驗控制之下，受過嚴格而健全的訓練，而人類因行動上之能力增加，遂獲得自覺力與自信力矣。人類之理解力，前此既經經院教育之磨勵（此種磨勵或屬必要）而日益敏銳，今則成爲最有用之工具，俾人類得用以搜討自然界定律上豐富之成績，並能精通利用自然律時所必需之技術矣。此種新能力之發現，在人類中爲時並不甚久，其本身實屬一種盲目之工具，可解放人類，亦可破壞人類，惟此種發現，必須使社會機體適應於此新能力所代表之新生活狀況。就西方各國言，幾乎當兩世紀以前，已因此項要求而發生種種問題；現在就人類全體言，復因技術之進步，產生更迫切之反響，致此等問題之解決，爲期尚遠。然此等問題之待解決，其急迫與困難，未有甚於今日者。吾人於此，惟願就其與教育有關者論之。

就此觀點而言，可知此種影響，既甚密切而又多變化，致人類社會關於教育之需要與態度，亦發生澈底之變遷。

自需要言，最顯著者即技術日臻複雜之結果，已使昔日之工匠甚至農民均變爲農工業之工人，變

為機器之管理者，其工作至少必需有最低限度之智能的訓練與知識，並廣求見聞與正確表意之工具。

即人與人間及民族與民族間之交通與交易，其迅速與便利，日新而月異，對於人類，亦發生同樣之影響。故就公共利益言，對於大多數民衆之初等教育，即應日漸推廣，直至無人不受此教育而後已。

此種新教育，雖不常與施諸少數人物（即指將來在宗教上或政治上作領導之少數人物而言）之舊文化教育相混淆，但亦相輔而行，其注重實利之本性，早已為一般人士所感覺，在多數國家，至今猶然。惟因施此教育之時間既短，受教兒童年齡又小，尚不足以談真正心智上之修養，故實際此種教育恆成為一種簡單之訓練，即讀，寫，算法之初步而已。雖然，此種教育之深入，固有以增進個人工作在社會上之效用與價值；惜未能擴大其胸懷，使得參與人類生活上深奧或高尚之事業，此等事業，吾人固漸覺其在個人力量與其才能之內所應為者也。而且此種新教育，初未能使人藉生活之接觸，真正參加團體生活，或使人獲得其體之知識，以為利用種種事物之預備，或使人於經過母體孕育之後，復經社會孕育，同受生物學上偉大定律之支配。此種新教育對於舊文化之教育，猶如庶出之兄弟，因受舊教育極其曖昧之影響，自不免中其流毒，而摹擬其極抽象，武斷，空談，狹隘之教育方式也。

另一方面，吾人所視為次要或優美之古典教育，已感覺人類領袖之造就，必須兼有技術方面之訓

練，於是不得不向科學讓步，而使其本身受新精神與新人性之洗禮。

現在多數國家與機關，似乎均未能達此目的，即構成今日個人所秉受的文化之各種要素，亦未能彼此適應聯絡。以前科學訓練之採用，其動機不在享求知之樂，而在求得實利，過去如是，即今日亦比比然也，致使科學訓練常趨向於實際應用，且在此實際應用的必要之下，受其窒息之重壓，無復活動之自由矣。且人人所以深信或且深頤科學應如故事中之辛得勒拉（Cinderella），不必與其姊妹媲美者，徒因其較為有用耳。由是科學教育，變為武斷與空談，專重文字，不重精神，專重結果，不重方法，對於人類過去偉大的努力之歷史，曾造成科學教育之必要與效果者，遂無充分之接觸，其所受之影響（按此即指重實用而不重精神之影響而言），乃與初等教育所受者相彷彿，而其密切則反過之。觀乎歐洲大多數國家，其中等教育之危機相繼而起，足知關於文化之各種因素，猶未達到綜合之程度，實因科學訓練在教育上與人性上之價值尙未獲充分之信仰也。故採用科學訓練，應不僅以科學教本之文字代替昔日課本中之文字，以甲種經院哲學代替乙種經院哲學，而當以今日之方法代替昔日之方法，以今日之精神代替昔日之精神，另開生面，趨向於具體之現實生活，在學校中造成一種解放之風氣，此種風氣即全人類採用實驗方法及實驗科學所表現者也。

實言之，人類對於世界之了解，與由此了解而生之控制世界之力量，終當表現一種物質與精神之解放。茲因實際之效果，並因幸而處於適宜的社會狀況中，致科學竟競克服人類之困苦，並減少大多數人為保存其生命起見（迄今猶然）所不可少之劬勞與苦痛，故科學實能賜人類以可貴之精神上的快樂。因此人類社會之民本的進化，實以科學為起點。

吾人現當言及科學與專門技術之發展，對於教育上另一方面之影響，此即人類全體對個人之態度，及個人享受公共文化之權利（此種權利人人可得），此種文化上薰陶之益，亦隨參與人數之比例而增加，按此即個人利益與全體利益之巧合，關於教育問題之新思想與新精神的一切趨勢，真不受其影響焉。

凡屬兒童皆有受教育之權利，此已漸為一般人所公認，視為一種社會孕育之責任，此種孕育，一方面對於兒童心理上之常態與自然之發展，重視而利導之，對於新事實與新觀念之融化及其人格之自由發展，亦使其有充分之餘暇而利用之，一方面則領導兒童參與人類各方面之活動，俾得自行選擇最適宜於其本性之一種，至對於他種活動，亦須使之了解其興趣與美感，及其與本身活動之關係。此種教育，乃在使兒童對於人與事之接觸有所準備，兒童對於他人之關係，在空間與時間上，宜儘量使

其密切而又自由；務使兒童能深切了解人類協進之道，在人類生活所表現之偉大事業中，即賴此種協進心以維繫兒童與他人之關係，至於此種事業，或著驚人之成績，或成悲慘之結局，其責任純在吾輩。

今日吾人雖有此種理想，然不得不承認：吾人與此理想相去實遠。且達到此種理想之過程中，困難甚多，而在中國尤甚，蓋中國大而且貧，美術與道德上之文明甚高，中國雖已認識並已採取人類友愛之最高理想，但因上述歷史上之緣由，直至最近，尙未認識兒童有受教育之權利。其對於此種教育，雖有設施，實則因受專門技術發展之需要，有所迫而為之耳，且其設施，亦僅與此種發展成比例，而此技術發展之本身，皆因外力之干涉而促 成者，在此種干涉之中，科學文明因素所賦予之力 量，僅表現於最粗陋之形式而已。

同時此種外力之干涉，已將必不可少之改造的可能性昭示於中國。中國今日所欲進行之途徑，即西方所曾經過者，當進行之初，中國曾聘請外人來華相助，然中國終須速求自進。吾人因見中國在固有的藝術與技術上成就之歷史，及其青年趨向新文化之熱忱，深信中國必將重行發揮其固有之文化。

中國須使其新近之努力，與其過去所固有者聯合，又須從西方科學中採取其具有真正人生價值之特點，及其精神與方法，不可徒採其結果，必如是，中國始能藉此維新之種子，以繁殖其固有之文化，並產生其自身及吾人所視為最珍貴之成績，對於各民族之共同活動及人類所同享之公共文化，予以一種富有個人色彩之新貢獻。如科學果自有其統一性，則此種統一性，必為一種有機的，活潑的統一性，其發展雖受內部法則之支配，但受個人特性之影響者亦甚大，而且帶有個人或人羣之痕跡，因科學之發展即由此個人或人羣而造成者也。直至現在，中國文明已表現極顯著之個人特性，故吾人對於其將來實有厚望。中國如缺乏自信心，徒為物質上的成功之外表所迷惑——此種物質上的成功，其表面雖較豐富，於博大之人道則欠缺——，在思想，科學，及藝術上，祇以摹倣吾人為滿足，則吾人在文化上，亦將不免大為減色也。惟然，中國必將拋棄其一種科學，藝術，及人道的新綜合，不知此種綜合，就其潛能性而論，中國——或許僅有中國——實具有產生之力量也。

中國欲完成此種使命，與其憑藉摹倣，毋甯憑藉心靈之發揚；散布一種確能應付本國需要之教育制度，與其自有之價值觀念相符，並培植人材，以為再造中國之用。關於此點須能忠實履行，對於實驗方法之教授，須利用過去之教訓，在各方面力謀增進精神與物質及學校與外界生活之接觸，並應

時時注意後者之反應，以便達到適應之目的。

此等原則，在施教之各方面均可適用，其第一步之要求，即兒童心靈之發展，應為施教者必需之方針；依照生物學上物種進化之定律，人人須經過短縮的階段，故施教之法應由具體而進於抽象，由實物而進於觀念，由所指之事物而進於事物之徵象。最初對於幼齡兒童記憶具體的事物及其對於物質的感覺之本能，即應力謀其發展。為訓練兒童之鑑別力計，應使其注意自然界之觀察，即有機的自然界之觀察，蓋在此自然界中，兒童自然感覺興趣也。在觀察時，復應教導兒童去了解，去認識，去分類，分類即包括語言的概念，符號，及文字的精確性之訓練在內。至於教授中國現有之象形文字，應同時顧及文字所代表之事物，及文字所表示之具體觀念，並須使前者附屬於後者，如是，則文字更易學習，且更正確。

嗣後兒童因與事實接觸密切之故，其心靈日趨成熟，已能發生聯絡一切事物所必要之觀念，及關於自然定律或人造定律之觀念，此時即可教導兒童——但須常與經驗發生關係——：何以能預知，能了解吾人所處世界之一切反應，及何以能對世界造成一種完全的心理印象，此種印象，在行動上，尤其在思想上，均屬可貴者也。為深入意識界起見，此種印象之大部份應以兒童親切熟習之全部經驗

為基礎。如此造成之印象，在兒童心中必能根深蒂固，於某種限制以內，成爲兒童心理結構中之骨幹者也。

於是吾人對於施教之方式，有幾種不同之論斷，在此階段中，對於新的事物，究宜採取何種方式以教之，庶可使之易於融化，並易於注入一種既有組織之知識系統中。此種教授法，第一須出以最直接最簡單及最嫋熟之可能的方式，庶能充分利用因此種新講解而警醒之回應，及其對於同類事物之聯想，此種聯想，對於記憶之確定實大有裨益者也。尤其在物理及自然科學之範圍內，須常利用必要之實驗，惟須用最簡單之儀器，不可用非必要而令人厭倦之複雜的儀器，否則必致實驗有不自然之弊，且因之使一切科學上之努力，均帶有不自然之性質，而使實驗與生活，及生活精神上引之更進一步所必要之難繁，亦因是而受其阻撓。

另有一種更重要之關係，即關於中等學校講授科學——尤其在講授之初——，所用之語言是。如欲使新觀念能深刻融化於兒童之腦中，歷久而不滅，卒之正確有效，成爲兒童所自有者，則此種觀念，必須以兒童自己之語言灌輸之，其所用之文字，必須爲兒童以前一切知識所恃以構成之文字。故當施中等教授時，外國語言之課本，實有完全禁止之必要。蓋在中等學校之階段中，兒童之語言

第三章 教學之精神，尤其屬於科學方面

三〇

尙未完全成熟，一切應用外國語言教授之科學，在兒童心目中，必多隔膜。為謀科學頭腦與科學方法之深入起見——此種深入，在中國殊屬必要——，則一切皆須從中國語言之課本得來，乃為一種急切不可少之方法。且每項功課所特有之生字，亦應預為決定。

對此問題另有一種觀察，即關於思想在語言上最可珍貴之反應，語言者所以表達思想者也。此種造成並改正語言器官之作用，此種表達正確思想之必要，實使語言趨向於正確。如用外國語言講授科學，則其國語——無論口說或筆述——日見豐富與正確之利益，皆將喪失矣。

迨達較高之階段，第一既有求知之需要，第二因科學研究的共同事業之合作，誦讀外國語言成爲必修科之危險，已不復存在；蓋深刻之個人訓練業已完成，而對於中國以外之活動，即可——而且應該——開始發生關係也。

且學生應確與實際生活相接觸，此在一切施教之階段中，常構成自動訓練，夫實際工作及手工，或美術工作較重要之部份，隨個性而發展，常能發展兒童之本能、習尚、及作事之快感，此乃就知識之本源，從事創造或研究之也。

今日之學校，再不應株守自足，不應自成一小世界，使外界反應於其中者，改變其原來之形狀。